

上

程

小時讀弇州先生讀書後而喜之輒欲仿其意成數十百條而心智薄劣汲古乏綆潦倒叢雜又復敗之性愛有韻之言偶從一二友人於酒邊花外談笑記誦傑然之句往來胸臆間今年春侍奉來楚官舍清閨如山居因稍詮次綴錄共得四卷用自尋覽而已不足以傳之好事君子壬戌季春下浣六日書



靜學齋偶誌卷一

陽羨里史承謙位存氏纂撰

姚文毅壬申文選序云古者父兄教子弟學輦革象
勺之年以六籍爲乳潼而諸子百家皆糜餌也今則
以帖括生涯浸漬於老生之宿唾峩峩進賢多不免
伏獵金銀之誚其好爲詩文者猶是宿生結習未忘
竊其塾師肄習之餘以代紙鳶棘猴之戲否則謝去
訓詁乃從事焉如閨中之秀旣操井臼始習粉朱風
華韶令半銷亡矣此爲古以朝氣而今以暮氣也此

論切中今人之病

弇州劄記內篇云今之談道者吾惑焉有鮮於學而逃者有拙於辭而逃者有敗於政而逃者有驚於名而趨者有縻於爵而趨者是陋儒之粉飾而貪夫之淵藪也此蓋確論竊謂苟無實得談道要可不必陳迦陵先生應召在京時有除夕與儲遜菴詩云風光客舍又除夕赴壑修蛇良可哀故國桃符難見面他鄉竹葉強銜盃君拖銀綬故應爾我著青鞋胡爲來萬事總輸溪畔客帽簷欹側只探梅此詩集中不

載

汪鈍翁海日堂詩序云今之學詩者每專主唐之杜氏於是遂以激切爲工以拙直爲壯以指斥時事爲愛君憂國其原雖稍出於雅頌而風人多設譬喻之意亦以是而衰矣又曰自詩史之說興而學杜氏者至於愈趨愈極而莫知所止則溫柔敦厚之教幾何其不盡廢也哉夫作詩至於三百篇言詩者至於孔子可矣學者舍孔子不法而專主杜氏此子不能無惑也此論足藥諸僇父言詩者

古人詩文非極沉至卽極縹緲由斯二途而造其奧
乃臻絕頂以詩論李太白極其縹緲者也杜子美極
其沉至者也沉至者力透紙背縹緲者著紙欲飛以
此例推可得大凡

文章妙境在疎處不在密處然太密則傷氣太疎則
又傷致在淡處不在濃處然太濃則傷味太淡則又
傷質不可不察也

康樂愁霖唱平原苦雨詩故人歌此曲贈我慰相思
薜荔浮青閣芙蓉泛綠池今宵一尊酒最恨不同持
嫋嫋涼風夕紛紛零露時秋來看明月風露已如斯
况對西園酌兼懷康樂詩山中有桂樹今夜足相思
牛渚風流地清江萬里長今宵懷謝尚乘月益清狂
勝事已云盡佳期何可忘涼風吹舞袖白苧滿秋霜
三詩皆昔人所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也

李義山樊南甲集序云恣展古集往往咽噓於范任
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
上浮壯能感動人義山可謂善自評文者矣

又有與陶進士書云夫所謂博學鴻辭者豈容易哉

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鴻辭者耶。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指甲而時脫有不能知者則號博學鴻辭者當有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云云其言鴻博之難副如此。今之副其實者果誰是耶。

明初劉永之論春秋書云胡氏之春秋非經之本旨自爲一書可耳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此一段文字與余意極合

吳大帝致書魏武云春水方生公宜速去。近人以成語對之曰南風不競楚必無功。友人王載揚嘆爲工絕。

倪雲林題畫云菴畫溪頭喚渡銅官山下尋僧水榭汀橋曲曲風林雲磴層層二十四字足盡吾邑之勝

袁永之報顧東橋書云立言之道其難有六學難乎淵該事難乎綜覈辭難乎雅健氣難乎沖和識難乎貫融志難乎沉澹兼是六能而假以歲月庶矣古之立言者率多中歲蓋少年輕俊聞見未廣計慮未周詞鋒則銳而論議剽捷終乖軌轍其言非深於學者不能知也

嘉靖七子之詩摯虞所云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沿及雲間諸公猶多此病

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元稹云上士

急名中士急利下士急食

皇甫補闕

冉

題劉方平壁畫山四言云墨妙無前性

生筆先迴溪已失遠嶂猶連側徑樵客長林野煙青峰之外何處雲天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則體製似彷彿此

汪改菴先生

誠

詩工五言最喜小謝及江淹何遜諸

人有送友南歸詩云羸驂指廣陌望望江南道鶯花不待人君歸須及蚤綠蕪雨後深紅萼煙中小揮袂忽斜陽離愁滿芳草瓶中杏花云江北杏花多未若

江南好。矧茲研屏間。開落自昏曉。睠言茆舍旁。幾樹臨清沼。濛濛香霧重。耿耿銀蟾小。牛童弄歸笛。飛紅散煙草。感此忽無惊。巡簷數棲鳥。題王叔明秋景云。王孫寫秋山。盤礴極深阻。一徑入荒榛。茆茨數家聚。略徇度前溪。林壑更清舉。高楓明夕陽。歸雲宿山隴。澗鳥寂不聞。空林但樵斧。卽景羨閒逸。悵然念羈旅。友人朱君霞山極喜之。且云先生初未作詩。罷官後以事繫尙方。乃喜觀詩。一爲卽工。因爲述其三詩如此。余在京師。恨未及識面。先生新安人。己丑進士。

友人吳江王載揚藻爲詩最講對屬。嘗詠梅云。畫圖錢舜舉能寫詞句。姜堯章最工。以堯儷舜自喜之甚。然詩之妙處。實不在此。解人自知。

載揚詩穠麗工秀。頗近元人。近代中規撫新城秀水絕句尤佳。題文待詔畫云。衡山妙筆世傳多。顛米迂倪總莫過。此日眼明三尺絹。佛頭山蘸鴨頭波。青蛉舫泊白沙灘。波面紅霞一道殘。玉鏡忽懸楊柳外。四山空翠濕衣寒。又題王翬楓葉湖山云。王翬家世本琴河。吾谷秋容點染多。青綠寫山硃寫樹。前身合是

趙鷗波。一帶湖山思渺然。濕銀千頃浸魚天。丹楓兩岸明如綺。便欲從君放酒船。

酈道元注水經筆妙千古其人乃是酷吏殆不可解
弇州先生論七古詩以雄語爲之骨麗語爲之姿真
得髓之語但宋元人每不能兼

合肥龔芝麓先生題迦陵先生烏絲詞云如此才名
坐君牀上我拜低頭竟不辭傾倒可云至矣復送其
南歸又云相憐處是君袍未錦我髻先霜如此愛才
千古所少迦陵於公之歿哭以詞云今日錦袍雖換

了記前言腹痛將他典買素紙爲公剪真所謂感恩
知己兼而有之也又聞先生在京時嘗有所丐於周
櫟園先生初猶作札後遣僕竟達空函周問故僕云
主人云不須作札空函自知周大笑卽以畀之

又聞溧陽馬甸臣先生謁芝麓先生乞鏹一千公不
許曰而謂賢者爲之乎先生卽以是題成文呈覽公
讀至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等句
拍案稱才子立舉一千付之馬後登順治辛丑狀元
馮時可兩航雜錄云宋儒之於文也嗜易而樂淺於

論人也喜核而務深於奏事也粗翹拂遂貴直而少
諷所以去古逾遠而不能經天下又云六經無浮字
秦漢無浮句皆名通之論

薛西原答王南岷書云詩文小技誠如來教但世間
除卻得道與聞道者便是此事爲可貴身後之名亦
虛譽耳見在之樂更無逾此者矣云云言之鄭重乃
爾其大寧齋集十卷又外有遺集附後

說苑一條云無以淫佚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
好害生無以嗜慾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

淫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
報禍生於福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
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菽而翔以備矰弋此
數語沉確痛快勝宋人多少格言又云置本不固無
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
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悅無務修遠

法言之書摹擬過當其佳處在堅而不漓說苑之書
蕪衍剿雜其佳處在質而不浮

子書所引列國臣主前後多舛誤不可枚舉如說苑

所引景公問晏子以其官而晏子對以桓公時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而後又載晏子沒弦章對景公云云俱見君道第一篇豈齊臣有二弦章耶大約傳聞多誤又憑臆裁故如此耳

徐爾黃爲侯朝宗壯悔堂集序云詩之所以越宋元而直同於唐也夢陽景明之功也文之所以三百年支蔓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此二語直截了當干

秋公論

每讀玉臺新詠苦其多作情語一讀至亭臯木葉下

隴首秋雲飛等句頓覺耳目開明如入蓬萊方丈也

明皇甫司勳

汾

詩近中唐尤工五字文宗六代不謝

鉛華而圓渾流麗絕無摹擬牽率之病其於前後七子均所未滿觀其集原序云余有志慕古而力不逮心恥時尚而薄不爲文如馬遷高矣美矣余懼畫虎之誚而不敢爲胡魏晉而下無二史公也詩如杜甫美矣善矣余懼拆洗者易流於宋而不欲爲胡唐諸名家不皆少陵也斷可識矣吾與我周旋久自成一
家言愧不足以傳後然嘔心裂肝雖腐穢烏忍棄哉

云云其生平撰著之旨可見

司勳謂明人詩體格法乎漢魏聲調準乎三唐所未盡合者寄興之間性靈異稟才情頓乖耳

雲間幾社諸人陳大樽先生才實爲冠然聞其最嗜學每當社課日搆文已竟諸人痛飲劇談或圍棋爭道先生仍手一編不置或笑之曰何必乃爾先生正色曰大禹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稍爾悠忽白首無成前輩精勤如此宜其名之曰起後之學人宜思自警矣

廣陵郭于宮

元針

有一鶴菴詩其題吾鄉儲汜雲水

榭圖云一樣樊川水榭秋青山浮動似羣鷗如何不向蒼茫立來看珠簾十二樓十頃蒼煙繞翠屏一身將杖兩亭亭滿湖衰葦頭俱白卻羨山人髣髴青風調殆不減樊川

吳非熊西湖子夜歌新著杏黃衫試騎赭白馬馬驕堤路窄急爲扶儂下要斷儂情路掘堤作湖水不見可憐花春心爲誰起外湖歌折柳裏湖歌採蓮聞聲不相及意緒風中傳三詩皆合調而妙

魏冰叔云閱近人詩見有艾如張君馬黃望見篇題便知了無佳趣急手翻過去余謂不獨此五言古題多感遇感興七言古詩中多用君不見等字者其人必是僮父

孔文舉少府集有與諸卿書云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此論最快人意嗚呼古今之爲臆說者多矣 又唐元行沖有辨禮經

著釋疑一篇中云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仇矣切中議禮家之病按行沖名澹以字顯卽識銅器爲阮咸之所作者

總督巡撫之名見北史巡按之名見唐人疏明始採用之

楊炯稱王勃云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機立談可見

唐文宗云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太白仙才夙絕千古然其詩學小謝兼學大謝復學
鮑明遠又愛近人崔顥黃鶴樓之作更迭擬之不已
可見古人未有多師以爲師者今人僻固狹陋欲
以希風古人難已

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書云至如春庭樂景轉蕙承
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
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畱四
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隴笛遙聽塞笳或鄉思
淒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

心因事而作此數語亦蕭子顯蚤雁初鶯等句之亞
朱竹垞先生語人云吾生平所著詞第一詩次之古
文又次之吾詞視他人較生脆今觀其集知斯言之
不謬文章品第高手能自知之

王漁洋先生語人云詩篇出之和雅猶易加以溫秀
實難蓋自道所得

吳興姚秀才玉裁

世鈺

有詩名弟秉衡豐萬胥才士

秉衡失意場屋抑鬱而夭豐萬亦蚤卒玉裁有詩哭
之云二郎吟苦竟長眠三筆枯來亦半年水嫩蘋香

玉湖口傷春誰上楸頭船讀之淒咽

錢塘金壽門

農

有詠苔詩云細雨連三月無人又一

年殊有遠神又王載揚有賦睡燕詩云紅縷遠書勞
記省玉人長歎付朦朧一時推爲絕唱

吾友桐鄉朱子年

荃

在京師題枇杷畫冊云春風一

樹長相見金實纍纍夕照餘愁向天涯對圖畫有人

花下閉門居錢唐符幼魯

會

極賞其風調朱後舉丁

巳鴻博入翰林

蘇文忠表忠觀碑極推錢氏之美五代史則言其刻

剝吳越之人比諸國尤甚文章議論各不同一欲表
忠一欲紀實耳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五卷温公云通鑑成後惟友人
王某借看一過其餘不問也此種氣習在宋時已如
此何怪今人之荒經蔑史乎
首鼠亦可云首施見東漢文

諾臯志所記天翁白雀之事殊可怪駭唐人小說之
妄多如此獨不畏得罪彼蒼耶

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

口舌便利一時矜尚至此然諸人正殊覺稚氣
韓之五箴柳之三戒其句法皆古峭宕逸非獨以言
垂訓也後之效之者只似說話絕不成句調古人豈
少此等格言而浪費筆墨耶

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昔人評山谷詩句也又謂
其好用南朝人語見臨漢詩話又云永叔才力敏邁
句亦雄健但恨其少餘味

王西樵先生寄迦陵札云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屈指
歲序遂爾五更雖中間髯亦北客燕臺弟復南遊袁

浦乃舟車錯迕解后無由回思向者畫壁旗亭之旁
連牀選樓之側不可復再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經時一詠輒爲低徊久之也自客夏入都幸時從緯
雲得髯客遊崖略比者紫雲縹緲又惠良書把讀之
餘不殊與射洪握手良慰良慰髯依雲兄幕中賓主
酬對旣復不惡兼以其暇弔夷門之舊墟訪夢華之
佚事大河如昔良嶽旣平悲從中來情深一往長歌
抒其忼慨倚聲寫彼纏綿古錦囊中新篇又增幾許
耶伏聞遂欲菟裘梁園覓小妻爲生子計已近達夫

稱詩之歲尙違陶公求火之情此事于今亦誠難緩
第恐竹竿魚尾之詠傳自張公玉女之間更復有人
宛轉從旁心傷敝席之言目送前魚之淚髯旁皇瞻
顧將何以慰之或者樂府艷辭亦傳三婦紫宮雙入
並有雌雄可藉自解者其以此乎弟此出實非本懷
特以所持不固因而事隨境遷然使猿鶴送嘲松菊
獻誚固難援他人以謝矣記里居時屢空見迫卒歲
慙歡嘗雪後出爲人家送葬從驢子背上作西樵山
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實錄乃一出心迹乖反遂

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爲歎絕無虎頭之黠而有其癡
所謂嶽崎歷落可笑者此亦一事也髯亦癡黠半者
得毋轉以此相賞耶今聊寫一通相寄俾識此素心
幸勿以示餘子慮且爲口實矣弟自里居來出無山
水之娛居無贈答之樂至京塵僕僕益復無棕筆墨
之廢三載於茲矣小詞未刻者只午未兩年尙有百
餘篇欲寫奉寄而小胥適病僅錄得四之一然幸平
平無足采也伯顓介夫相繼摧隕聞笛之痛時切於
懷自餘朋游惟穆倩梅岑時得音書一至卽無言亦

不相聞者兩歲矣離居永久怙悵何如每惟濬冲壚
畔之言便不覺茫茫交集也聞髯秋間將復北轅倘
從荆高市上得重續曲江平山舊遊乎予日望之矣
病中草勒言不宣心洛日嵩雲徒有引領

西樵山人傳西樵山人者家於齊臺之南高曾以還
代有顯者山人少抱微尚慕孟襄陽之爲人早不爲
仕以門祚中微外侮時孽祖父督責遂黽勉場屋以
甲科起家嘗於次韻謝康樂鄴中集詩著其意焉性
散漫旣嬰世網雅不欲爲折腰吏上書東曹改官教

授偃仰萊郡者四五年入爲國子助教三年擢拜考
功考功故稱劇要山人希心靜翳行其庭者如涉林
壑逾年遷稽勲員外郎尋主中州解試山人旣夙耽
文業又心鄙近今程式之陋覃精考校攘凡剔猥所
得者皆嵩洛間名士舊例直省試畢春曹率有磨勘
時有宵小待賄不至謬爲攜拾合得微譴會權輔有
疑因而置獄山人內省不疚嘯歌自若也曹訊日具
三木山人尸然退而命酒賦詩翼日詩傳都下有縱
跛尙如習鑿齒有腸久類佛圖澄之句歷八月窮研

無所坐僅以免歸歸則縱游吳越間遇山水佳處輒徘徊賦詩解后四方勝流多與賡唱前後得詩凡數百首紆徐澹宕辭絕怨誹又時飲醇酒近婦人溷迹作達示不復有用世意泊權輔放殛同事者或欲自理以書約山人山人歎駭曰語云兵事不問仁人諒其素也吾其有仕心之萌乎曷斯言之及也答以詩曰載鬼張弧事已賒共言喜見日重華臥龍奈狎湘江水懶向元都問菜花游寓積三載乃還轅齊臺下築草堂將讀書棲遁以竟其志以窮厄日甚恥乞覓

自活慷慨以死死之日遺令兒子曰書吾墳碣曰西樵山人王君之墓毋他有書旣歸章服朝廷他有書是冒也山人少攻詩意取澄澹遙緩不逐時好自成一家之體閩人林鐵崖目以雄傑諧暢山人亦心喜以爲文外之賞也所著有表餘堂詩存二卷十笏草堂詩集九卷辛甲集七卷上浮乙丙丁集合六卷炊聞卮語二卷續一卷所纂輯有古今名媛燃脂集二百二十卷又擬纂有讀史蒙拾朱鳥逸史南榮曝餘錄賓實別錄羣言頭屑蜃齋骨董簿毛角陽秋閨

閣語林皆未卒業慮後人以璞示也悉委於火焦棲
氏曰元微之有言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
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山人之志卽不逮於士亦
庶几立言之儔也位與利非所屑胡食之足云乃自
返初服屢空相迫竟如微之所云與急食相扶而終
是誠可爲三歎也已嗚呼豐嗇之理其可問與
迦陵祭西樵文云先生之詩如修竹受露幽蘭始花
蓋紆徐澹緩實先生之自許然也又云寄我以齊臺
山人傳意若以自誌其墓者

近人有云見新月便著相思見曉月便如離別真千
古深情語余深愛之

惠仲孺

士奇

送顧有常同翁崧年赴任廣東云天畔

聲聲叫鷓鴣輕舟直到越王都水生香浦春風細露
冷花田夜月孤進士定裁芳草賦使君只寫荔枝圖
一樽遙憶論文地同醉珠娘舊酒壚温秀可喜七律
佳作

阮亭先生與宗定九書云七言律詩至中唐之文房
晚唐之義山風騷極則也近人侈口頡甫都遠神解

虞山撰唐子畏小傳謂其外雖頽放中實沉元人莫得而知也云云此其所以爲子畏乎

杜少陵少年時曾徧遊吳越見於詩中所言者不一而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其較著者也顧其少時吳越之作無一篇存者獻三大禮賦詩年三十九矣今集中存詩皆獻賦後作豈少時所撰皆散佚與抑悔其少作而悉置不錄與以彼海涵地負之才卽少作亦必大有可觀且所作自復不少况三十九以前半已及壯歲何篇什百不存一耶此種疑案殆不可

解古人亦未有言及之者何與

七體自枚乘始其中出色處在觀濤一節點綴生動通體俱爲改觀所以稱善後之作者依樣葫蘆又少此點綴縱復飾章繪句焉能動人

聞子將自娛齋集有己未北上病歸入龍泓山居作四首中一絕云久別溪山倍有情今朝扶杖獨山行乍來耳目猶無主錯認泉聲是雨聲最得山行之妙湯臨川先生感士不遇賦序云賈生宦風達不爲不遇然尙爾令如張馮顏貢又何如也亦通人之言又

寄司明府詩序云僕今退不能守雌遊牝絕愛甚以
完性進不及雄飛牡決極酒內以酬情真爲陳人而
已羝羊觸藩鄙人之謂又與龍身之詩序云悵念人
生交遊能幾年逾冉冉性各貧豪春中矣雪方殘素
月又流暉把酒巡欄感言成詠付之札者按爾時先
生蓋數上公車報罷故牢愁憤懣如此先生舉於庚
午至癸未始得第

陳黃門吳宮詞云昨夜金塘約采蓮綺羅如霧障清
川八千宮女登樓看獨與君王上畫船 本朝彭羨

門少宰吳中竹枝詞云空傳崖蜜滑如飴浪說宮中
進荔枝光福楊梅洞庭橘吳王當日餉西施二詩同
妙

李叔則 楷 云文機故用虛非實字則不壯

魏冰叔 禧 山中寄兄弟書云人一日不學問則膽寫

胸間宿意文不新鮮此非必摭拾事故剪詞綴調用
所日新得但多讀古人書便自沈浸變換發生不窮
如春春花葉本著故樹入人眼目輒增鮮妍此一段
文字最有味真讀書人語又云凡人爲學須如餐飯

日有常數

叔子日錄云歐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史遷加以超忽不羈故其文特雄噫歐文妙處說而不說二語盡之矣又云論文有得水分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故波瀾動盪退之山分多故峯巒峭起

又嘗論古樂府以跳脫斷缺爲古是已細求之語雖不倫意卻相屬但章法妙人不覺耳然竟有各成一段上下意絕不相屬者卻增減他不得倒置他不得

此是何故蓋意雖不屬而其節之長短起伏合之自成片段不可得而亂也語不倫而意屬者譬如複岡斷嶺望之各成一山察之皆有脊脈相聯意不屬而節屬者譬如一林亂石原無脈絡而高下疎密天然位置可入畫圖此等議論俱絕妙

弇州吳中往哲贊徐廸功序云先生以失囚改國子監博士以貧病卒年僅三十三時王文成公守仁爲吏部郎初與其儕談道先生驟見而悅之亡何卒王公爲志銘意若欲當先生師而謂其詩與譚藝錄皆

非其至者操觚之士爭笑之先生貌戍削血不華色
非飯顆吟瘦將亦通眉長爪之倫也王公語尤誕不
情贊曰天發神秀乃鍾先生孤鶴嘹唳威鳳騫騰蛾
眉新月萬古春冰云云蛾眉二語造語工確

又皇甫子循贊云宦拙而窮貌短而佻其志囂囂其
樂陶陶修辭之士而年最高者得毋外爲之鑿而中
不勞者耶亦復彙括弇州於其弟敬美亦有贊

吾鄉吳觀察石渠

炳

有五種曲酷擬臨川四夢余不

喜之其孫師石

元豹

才氣倜儻古風歌行頗奇縱游

焦山有句云斷崖殘雪挂遠磬夕陽浮極似中唐後
竟天卒惜哉

吾邑儲丈從彥

蛟慶

號溇津襟懷瀟灑年至八十餘

吟咏不輟記其無題一詩云風影相思淚影乾但成
追憶不成歡越妹蕭瑟煙蘿暝楚女荒唐夢雨寒古
道金隄生死別夕陽珠閣往來看憑誰唱徹銷魂曲
未抵菱花半已殘風調殆不減温八义

高季迪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嶽雲開立馬看一聯遂
開有明一代七律高調元人風氣至此一變矣

儲觀察于賓

龍光

初及第時過中州偶與人談詞其人曰詞何以佳儲卽舉花間集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二語示之其人不解儲又爲言其措語之妙其人曰某終不解也儲一笑而已

梁灝卒年四十二其子固卒年三十三狀元及第皆在少壯之年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世俗之說皆妄也見容齋四筆十四卷

姜西溟騰笑集序述葉訥菴歎美竹垞之言曰古雅

固所不論尤難其無一語夾雜此語最爲確當先生通籍後詩便不免夾雜矣

唐孫華序敬業堂集云余在京師與姜西溟趙蒙泉楊晚研惠研溪湯西崖宮恕堂吳西齋諸君及先生弟姪德尹聲山爲文酒之會每月必再會每會必分韻賦詩西溟於酒所嘗謂諸君我輩大約人人有集然其詩或傳或不傳今當牽連綴姓氏於集中百年以後幸有傳者則附載之姓氏亦不泯沒於後世矣此亦達者之言也

東坡先生邵茂誠詩序云人之所欲適與天相值實難因其適相值而責之以常然此之所以多怨而不通也至於文人其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痛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天人之相值既難而人又自賊如此雖欲不困得乎此論可以曉世之顛躓者

張彥遠論鑒識云不爲無益之事安能悅有涯之生所以曉家人也彥遠卽撰歷代名畫記者

靜學齋偶誌卷二

陽羨里史承謙位存氏纂撰

吾鄉前明崇禎辛未陳殿撰

于泰

其廷試卷尙存余

嘗從其曾孫某借觀上有思陵御書第一甲第一名六字中又爲改數字楷法適整殿撰書策字不工而思陵賞之曰筆筆鍾王遇合有數不獨文章也

吾鄉科名崇禎中最盛陳以辛未廷對大魁天下吳

公

國華

卽於甲戌廷對第二吳公

貞啓

於丁丑舉南

宮第一盧公象觀復於壬午舉南京鄉試第一

建安公讌詩曹植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應瑒云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當時卽互相襲何歟陸放翁序周益公文集云將使之發冊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溫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旨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黃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又云玉烟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云云此言不獨益公凡唐之燕許明之金華學士諸人皆如

是也

宋劉珙奏孝宗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可謂名言又容齋五筆載張文潛藥戒云天下之理其甚快於予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亦披根之論

吾鄉謝丈皆人

方連

詩筆最高五絕直逼王斐王漁

洋先生有寄懷詩云秋眠池上亭竹暗通人語微吟小謝詩荆溪渺何處流目送飛鴻一一江南去顧梁

汾先生卽用韻贈之云十年懷袖字一夕尊前語卻
送苦吟人又歸長嘯處思君如新月清光倏來去其
爲前輩所矜賞如此

楞嚴經云但得多聞不成證果此語非獨禪宗詩文
之道亦然嘗有人士號稱該博而終墮落旁門者其
於本源原未夢見

邵堯夫本傳有與歐陽棐語曰他日幸無忘鄙野之
人後棐爲太常博士諡以康節堯夫固能前知然囑
其不忘倘亦名心未盡耶棐文忠子

姜白石人日登定王臺一萼紅詞刻本從未有序近
查得別本有一序云丙午人日子客長沙別駕之觀
政堂堂下曲沼沼西負古垣有盧橘幽篁一逕深曲
穿逕而南官梅數十株如菽如椒或紅破白露枝影
扶疎著屐蒼苔細石間野興橫生亟命駕登定王臺
亂湘流入麓山湘雲低昂湘波容與興盡悲來醉吟
成調 又有鶯聲繞紅樓詞序云甲寅春平甫與余
自越來吳攜家妓觀梅於孤山之西邨命國工吹笛
妓皆以柳黃爲衣詞云十畝梅花作雪飛冷香下攜

手多時兩年不到斷橋西長笛爲予吹人妒垂楊綠
春風爲染作仙衣垂楊卻又妒腰肢近平前舞絲絲
又角招一詞西江舟中與樓觀察同賦云甚時候
猶隨朔雁南來野菊霜後怎離家久許得到鄱陽帆
卸湖口交親念否念漸老郎當吟袖雨棹烟篷何處
縱詞賦動江關也悲歌消瘦生受遣愁勸酒青山綠
水將息人孱憊岸容初臘逗欲放梅花衝寒能敲詞
仙故舊颺畫戟船頭光溜共譜清聲角奏奈搖落悵
垂垂江潭柳

又余弟衍存近遊西江閱南昌府志有白石一詞并
序云余與張平父自南昌同遊西山玉隆宮止宿而
返蓋乙卯三月十四日也是日卽平父初度因買酒
茅舍並坐古楓下古楓旌陽在時物也旌陽嘗以草
屨懸其上土人謂屨爲屨因名曰挂屨楓蒼山四圍
平野盡綠隔溪野花紅白照景可喜使人采擷以藤
糺纏著楓上少焉月出大於黃金盆逸興生遂成痛
飲午夜乃寢明年平父初度欲治舟筵封禺松竹間
念此游之不可再也歌以壽之鷓鴣天云曾共君侯

歷聘來去年今日坐莓苔旌陽宅裏疎疎磬挂屨楓
前草草杯呼煮酒摘青梅今年官事莫徘徊移家徑
入藍田縣急急船頭打鼓催此數詞近日所刊白石
集項氏本及洪氏本俱未載蓋搜輯未及見耳
六朝浮薄固不待言至其好以父名相戲尤所不解
真千古第一惡習

歸太僕與人札云科舉自來皆撞著並無貫蝨穿楊
之技嗚呼今之得一第而詡詡者其文豈皆過於太
僕與

士大夫風節之壞莫甚於明季假道學濫聲氣猶可
言也至如錢牧齋之惑志於柳如是吳梅村之注意
於卞玉京龔芝麓之鍾情於顧眉生或引爲伉儷或
形諸賦詠皆以一市娼而附托於千古情癡之目當
局恬不知恥旁觀以爲美談披簡讀之尙有餘臭不
稔當時是何世界

牧齋列朝詩集痛詆空同滄溟言之激烈余謂宗伯
雌黃滿口高下在心以二公爲有明詩家大宗遂爾
極肆詆謫不知千秋公論終不可泯牧齋詩集具在

取以相較不中與二公作僕其詩東塗西抹托名眉山劍南中實澗恣恠怯無一丈夫語殆肖其爲人矣直於宋而太淺質於元而少情弇州評中州集云爾漁洋先生服其最確且云虞山推之太過所未喻也予謂此公議論逞逞如此中州集則逾量贊歎高廷禮品彙則痛加排擊其於成嘉名人議論無不曲爲牴牾好惡不幾拂人之性耶

汪鈍翁先生說鈴語簡意遠風標不減劉義慶先生平生古文規撫廬陵震川余以爲終少神境不若此書之可傳也

近人詩如霜篷明月路楓橘小春天朔氣傳邊馬涼煙上海鴻皆冷然佳句惜不記爲誰何姓氏矣

蔣秀才馭日 琰光 意氣豪上酒酣以往雙眸射人議

論蝨起詩格蒼勁七律尤工如 云 故宮何處

草萋萋煙靄荒涼入望迷遊女乘車過輦道牧人驅馬上沙隄龍飛有兆雲成象燕啄先幾月作題南渡略如陳叔寶歌殘玉樹夜烏啼昔年宮闕構雲端天路迢迢欲上難御極帝星光獨紫朝陽鳴鳳羽皆丹

日明繡柱朝霞麗月照珠簾秋影寒王氣如何頓消
歇儘教詞客共盤桓又謁

云龍蟠山下兆龍

蟠龍去山空碧落寒石馬嘶風悲宿草金人弔月泣
衰蘭巍峩城闕金甌失寂寞江山坏土完宮監尙畱
遺像在瞻雲無復舊衣冠千秋能得幾英雄赤帝當
年創業同薄漢吾無阮籍歎擯秦誰有魯連功江流
至海潮還上山勢圍天路不窮 聖世尙爲修寢殿

豐碑道比宋唐隆此等作真堪爲滄溟後勁

又蔣五言古如君家大溪南我家大溪北白雲處處

飛早晚起秋色超妙直追太白矣

納蘭峻德滿洲人工詩在西安送人使成都一律云
我有三秦役逢君萬里行東風弄楊柳西上若爲情
劍閣雲峰峻巴江春水生今宵瞻益部迢遞使星明
直是盛唐風格

黃梨洲先生云滄浪論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
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
與此論甚確但李杜之別才別趣亦間出其間又不
可不知

策馬行行出郭遙平沙水淺未生潮楓林兩岸經霜
老紅葉無風落小橋明諸王詩也漁洋先生常襲之
陳黃門寄贈曹州劉大將軍詩云結客能傾四公子
論兵欲繫五單于漁洋先生哭劉公敵吏部詩云結
客曾傾四公子論兵欲動五諸侯則是全襲其語也
又漁洋集中首篇對酒一詩亦彷彿黃門作而小變
之

黃門有丁亥人日詩云雪消紅藥階前潤風暖黃鸝
入座頻二句言人日似太蚤

又有避地詩云恨無千日酒真負百年身秋日雜感
詩云不信有天常自醉最憐無地可埋憂皆乙酉後
作讀之可悲

余謂黃門詩多綺語而未免近稚多莊語而未免近
呆多憤語而未免近套要其獨至之語則烺烺可誦
全篇美者亦殊不多見耳

松圓詩老詩七律自入佳境牧齋譽之太過竹垞詆
之太甚持平者阮亭耳至邵子湘摘其遠雁如塵飛
水面亂帆疑葉下吳頭一聯亦以爲劣句則真盲人

道黑白矣

李滄溟有戲絕謝茂秦書全倣左氏呂相絕秦篇法
支離牽綴真笑柄也才人好作聰明必傷雅道可不
慎乎

吾邑瞿明經時夏

源洙

少年時詩筆清遠如鄰翁籬

外來笠帶隔林雨犢影臥寒綠雞聲出野花隔水秋
陰綠炊煙淡未消又孤村半雲鳥櫻桃壓帽聽鸝歸
皆友人儲君長源所誦惜皆斷句不見全篇晚而學
韓學杜稍近傖楚矣

朱君子年

荃

有送其兄霞山入都詩云傷心人似春

江雁開過梅花便北飛之句自言爲生平第一得意
之作余謂此種語類閨閣中人壓卷之作恐不在此
子年有賦玉簪詩云體物要看橫臥好問名似與
未開宜摹畫最工

儲君長源

國鈞

詩格矜秀尤工組織余愛其一絕云

好書堆案經時合塵事關心逐日多轉憶阻風情味
好一川煙雨看漁簑以爲獨有味外味

吾弟衍存遊元墓歸得詩數十首中一絕云曉踏雲

峰最上層萬株香雪一枝藤平生五岳遊難遂且作
梅花樹下僧格韻不減古人

汪君澤周

溥

少時有碧空微有露涼院欲消螢之句

余深愛之以爲酷似玉溪生後遊淮北歸泊青楓渡
有詩云青楓渡口繫歸艇悵望鄉關百里賒一夜隔
江風雪盡樹頭初日下晴沙微詣亦不減唐人

仁和沈麟洲先生最耽風雅晚年以事遣戍蘭州有
別友詩云冷寂門庭雀可羅衝泥猶喜有君過生涯
自笑冶游子往事重傷春夢婆執手風塵難作別回

頭歲月恐無多何時一棹西湖上指點雲山發浩歌
聲情嗚咽讀之酸鼻先生吾友椒園廷芳尊人椒園
舉丙辰鴻博入翰林

桐鄉朱君霞山

蔚

詩格矜澹遙秀尤喜其不襲浙派

在京師與予最善惜篋中斷稿已零落無存僅記其
句云世路茫茫雙白眼天涯落落一青襟標格可以
想見中道而摧最可悲也

福泉吳君霽山

繼光

年二十餘風度翩然在京師有

聞蛩詩最工句云秋氣何關汝深宵欲感誰余劇愛

其有婉思其平日爲詩學溫飛卿惜未成家後不及三十頽然埋玉傷哉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碑云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又張文昌祭韓退之詩云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古今來詩文作手非得天地雄剛之氣者決不能爲大家

太白墓碑又云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豪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以耗壯心遣餘年也此亦可謂

能窺太白之心者矣

王子安遊冀州韓家園序云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材有鼓怒風雲之氣此四語可以評李杜之詩韓柳之文他人則不足當此

平章事之名自唐永隆中郭正一始三司使之名自後唐明宗時始

諸州宮觀使之設王安石之所以處異己者也後遂爲定例終宋世不改

太學生上書自東漢桓帝時劉陶始

唐書盧懷慎時政疏云冒於寵賂侮於鰥寡爲政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昧餉狼籍剝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爲牧宰任以江淮嶺積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措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此弊唐宋俱不免至元明始除

明皇欲相張嘉貞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歿向使用

少晚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行名卿後宋璟等罷宰相之人臣急欲自薦爲相亦前此所未有 史贊云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宏靖窮於權

唐薛登義興人有論選舉疏云名勝於利則儉競日消利過於名則貪暴滋煽名言也

在列傳三十七卷

許景先義興人與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

張說謂其文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後終吏部侍郎
蔣乂義興人徙河南終秘書監五子係伸偕皆知名
仙佶皆位刺史伸大中時相宣宗蔣氏三世踵修國
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天下多藏焉
蔣防義興人有賦見文苑英華霍小玉傳防所作仕
爲翰林學士

唐史臣裴洵稱郭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
世而上不疑徧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魏元同言選舉諸弊疏云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
與世弊其來久矣又尸厥任者間非其選至爲人擇
官爲身擇利下筆繫親疎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
焉奔競使百行質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
楊瑒言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
無幾然則學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
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
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
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
爲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

都統之名見唐宗室傳宗室爲宰相者九人適之峴
勉已簡程石福回惟林甫入奸臣傳程和柔無所發

明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

按程卽爲日五色賦者林甫乃思訓弟思誨之子李

宗閔亦宗室

韓休德李林甫乃薦之爲相休之識量不逮曲江多
矣

舊唐書文苑傳云燕許潤色王言吳陸鋪揚鴻業元
稹劉蕡對策王維杜甫雕虫並非肄業使然乃是天
機秀逸此亦確論

唐有風雅古調科又典史之名見唐食貨志

杜子美厚房瑄而瑄功名不終譽蘇端而端非佳士
友蘇渙而渙竟作逆人之難識如此

蘇東坡答李端叔書云軾少年讀書作文專爲應舉
而已旣得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
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
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
能之故饒饒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
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

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重時
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
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云云此書字字樸誠
怪人待軾過重一語尤見本心今世俗或奉一妄庸
人待之太重其人乃恬不以爲怪亦可異已
又先生罪言云邱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讐千河
不收造語奇而確

嵇中散家誠云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
小小廉恥當全大讓

柳玘家訓云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
求名如儻來直不近禍廉不沽名玘公綽族子家世
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又嘗戒子弟曰凡門第
高可畏不可恃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
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累衆皆指之此其所
以不可恃也故膏梁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
比他人耳此眞藥石之言

唐太宗時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其駁祿命云長平
阮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

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壽夭更異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厄弱短陋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爲人有始無終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祿與命並當空亡惟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蚤夭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又駁葬說云子文令尹三已柳下士師三黜計其邱隴未嘗改移當時識者皆以爲確論術士皆惡其言

東魏以侯景南奔使杜弼作檄數梁武之失中云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亦實錄也後景陳帝十失又指皇太子云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咏不出桑中尤爲確論讀之不覺解頤

禿髮烏孤謂其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强云云夫以涼州之地建國竊號至十餘之多後之讀史者至此心目眩然不亦宜乎

光武與隗囂書云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耶是當塗高之代漢東都初已知之矣 又竇融

與囂書云融聞爲忠甚易得宜甚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亦名言也

東漢時李固杜喬皆爲太尉皆遭梁冀禍李雲諫桓帝杜衆救之又同死李膺杜密又同受黨禍范滂博母所云汝得與李杜齊名者也唐詩人又有大李杜小李杜之稱亦奇矣

鍾竟陵史懷議論多可喜其論司馬遷云遷違衆冒嫌而救李陵人情所難其誼可取而其語近駭遷此時只合咎漢救之不至耳卽上亦曾悔陵無救以此

爲言機自相入不宜盛稱陵爲國士爲名將豈有國士名將而降虜者且業已降虜猶謂其將欲得當以報漢何其迂而悖乎遷文士也從來文士恥作文士喜談奇功通輕俠旣無卓識具眼灼見其人始終輕信亂交未有不因人虛名空言而自受實禍且爲人品累者此論最當文士恥作文士一語尤深中千古迂腐讀書人之病

又論朱博云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罕見其

面古今自有此一等宦情深重之人除作官之外一

無所好反似蕭然無欲者博是也
博後爲相卒自殺
班史亦譏其詐

又論第五倫云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言
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俗吏上加辦職二字妙有
深意人主之所以用俗吏與爲俗吏用者全在於此
一經點破把柄已失便不墮其雲霧中矣非峭直人
未免惜其辦職爲之護短不肯盡情說透也

又論鄭元云古人著書篇籍之富其中固不必盡妙
亦不必盡不妙要其所爲必傳之道則利於少而不

利於多多者鐫印難一也購求難二也賫操難三也
收藏保持難四也始以講誦之苦遂晦其義終以流
布之艱至絕其迹使妙者與不妙者同歸於盡多之
爲患也觀鄭康成書百萬言今存者有幾其效可見
矣此數條俱絕有見

張充與王儉書云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遭回於在世余深有味其言充緒子也

黃山谷跋佛頂呪云此書自縛規矩不能略見筆妙
止是經生絕藝耳此語殊妙

又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
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
比來知所作韻俗下惟頗作正書雖不工差循理耳
又書贈韓瓊秀才云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
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
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云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
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
於易者則斥艱澁之詞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旨此
二語說盡應舉人之病文章亦然其實不外此二者

焦氏易林云羊蛇叔虎野心善怒又云三夫共妻莫
適爲雌子無名氏父不可知又云嫫母銜嫁媒不得
坐皆可彷彿太元中童牛角馬不今不古等語

李約蕭字贊序云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
以琴酒靜暢書齋晝閒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
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逾深隨見逾
妙又云不闕於世在世爲無用之物苟適意於子則
有用已多贊云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
從風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

張旭云衆皆盼於密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近二語非獨論書甚得詩文之道

司空圖詩賦自知非詩詩未爲奇奇研昏練爽戛魄淒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鼇倒鯨攬空擢壁崢水擲戟鼓煦呵春霜溶露滴鄰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絢鼠革丁丁焮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墮凹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試自是非吾心也

廣宏明集序云智顓讀法華經索然閒雅絕能清囀使聽者忘疲鄭衛真流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舉

楊叔玉爲元東巖墓銘云貪夫徇財智士死名宇宙古今萬轍混并我機弗張我尸弗扃天宇泰然物莫敢撓飲芳食菲巖岫杳冥玉珮瓊琚御風泠泠魯山之醇次山之清閱世幾傳猶有典型辭甚清古東巖次山後人遺山父也

顧況范山人畫山水歌云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

復如遠道望鄉客夢繞山川身不行此亦非徒論畫
可狀詩文之妙

太白幽澗泉詩云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善手明徽高
張清心此亦絕妙文評

又如獨孤常州爲徐公圖贊云絕頂孤松空波白鷺
陸龜蒙紀錦裙云春草夾徑遠山截空 又樊宗師
絳守居園池記云瑤翻碧激光文切鏤皆可舉似詩
文也

祖鴻勳與陽休之書云其處閒適水石清麗卽石成
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
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
中桃李雜松柏而葱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
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遊杳然不復自知身在天
地間矣云云曲盡林居之趣

唐時一禪師語人云求道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
畔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是滲漏

唐書五行志云所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
螟蝗之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

孛五石六鷁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慎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於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此段議論足破京房諸人穿鑿附會之病

胡傳於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而曰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

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此一段絕大議論窺見聖心

又云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卽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尙秩此善譏復者余謂此病公亦不免 胡傳終篇亦彷彿孟子卒章意

張長史問律自序略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吾文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體不拘也又云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

頗有孤神獨逸耳又云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
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數則予深喜之

郭若虛論畫云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
用筆以下五法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
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又
云氣韻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

張彥遠論畫體云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
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爲上
品之上神者爲上品之中妙者爲上品之下精者爲

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爲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
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
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

黃大癡論畫云作畫大要去邪甜俗爛四字又云作
畫祇是個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妙得丹青理
此數則皆可通於詩文

唐書韓臯

休孫
滉子

生知音律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

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
者天當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

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弦與宮同音
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凌毋邱儉文欽
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
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凌等皆魏大臣故名
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
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慙痛迫脅之音盡於是
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魏晉之禍託以鬼神以俟
後世知音云

東萊博議云肝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
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受病於
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於人之所見矣語甚奇雋
柳州答問云今之世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洋深闊
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違而僕乃蹇淺窄僻跳
浮嘖喏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趨趨批振而追其迹舉
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
而僕乃緘鉗默塞耗眊窒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
攸恤恤卒自禍賊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
其學則皆總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

而僕乃單庸撇芋離流空虛竊聽道途顛器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轆轤三光陶鎔帝皇而僕乃樸鄙艱澁培塿漑泔毫聯縷緝塵出塊入固不足以攄擗踴躍而涉其級右四則下字皆奇創切中

上權補闕温卷啓云迹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情必報焉當日名場已若此

西崑酬唱集大年自序云詩二百五十人十有五名則取諸玉山冊府其詩規樞三十六體吾以一字評

之曰粘

程